

2011年长篇：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岳 雯

他们能聚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告别了集体合唱的年代以后，中国作家执意要在作品中显出特异性，不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似乎只有不一样才能建立起个人的王国，才能在文学的疆域里冲锋陷阵、叱咤风云，尤其是，长篇是如此的体量庞大，就更没有理由召唤那些活在不同的长篇世界里的小说人物，来一个小小的文学聚会。然而，我还是这么做了。老实说，这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福斯特就谆谆告诫我们：“时间的概念自始至终都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呈现和观照英国小说家的方式并非将他们置于时间的大川，任他们随波逐流，稍有不慎就会被吞没，而是请他们团团围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就像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同时写他们的小说。”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方法似乎更为有效，不只是因为我们将要谈论的那些人，他们都诞生在同一年，彼此之间共通性似乎远远大于相异性；更重要的是，也许只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我们的精神质地是怎样的，以及是什么样的时代塑造了这样的我们。

在他们中间，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小嫫、希昭 and 蕙兰（王安忆《天香》）。这三个女子，从晚明逶迤而来，这大概是她们的创造者王安忆沿历史的河流往上追溯得最远的一回。她们生活在一个叫“天香”的园子里，恍惚让人忆起了文学史上另一座著名的园子——大观园。都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地，园子里的男人们兴致勃勃地享受着江南的富庶与闲适，把日子过成了一派花好月圆、草长莺飞，可不知怎么地，那看不到尽头的繁华竟也曲终人散了，倒是让这几个闺阁女子借之于天香园绣凸显了出来。就像作者匠心所在。说到底，作者的初衷是格物，是为顾绣立传。旧时的小说，“小”确乎其重要特征，芥子之微、寻常之物皆能在小说中寻找容身之地，倒是接续上了欧洲传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看重的往往是小说背后的“大义”。《天香》则不然，这部小说浸润着浓浓的文人趣味，将园林、纺织、刺绣、花草、制墨、习画悉数引入其中，物我两亲、物我两忘，这物里有细密的闺阁心思，也有广阔的人世之思。

谭端午（格非《春尽江南》）与闻识（王刚《关关雎鸠》）并肩而立，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他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剧作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作家们虽然也写知识分子，但是不大写以文学为业的知识分子，是担心对号入座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而这一次，格非和王刚不约而同地将解剑刀对准了自身所在的群体。显然，他们对当下的现实都有深深的质疑，都将逝去的

一个时代作为理想之地。诗人谭端午在理想主义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说不清少女秀蓉倾慕的是诗人还是诗歌。然而，这样一个时代转瞬即逝，秀蓉成了家玉——一个与时代合拍、与浮躁的时代翩翩起舞的人，端午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失败之人、无用之人。这里，显见作者对失败的赞赏之意，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或者无用恰恰是自我得以实现的地方。在小说的最后，家玉，这个世俗上的成功者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在作者这里具备了新的意义。王刚犀利地选择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作家进校园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作家们进入大学以后，会和大学的教育体制展开怎样的冲突和故事，成为作者瞩目所在。小说讲述了剧作家闻识与大学体制的种种不适应之处，更加浓墨重彩的是他的感情生活。他陷入到与岳康康的爱情之中，这爱情似乎部分抵消了他在这个校园乃至这个社会的不适应感。然而，这爱情的光芒却如流星，迅速熄灭，转而被丑闻、伤害、自杀等更为冰冷的现实所代替。作者有意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抒情结构，这结构与小说人物的身份相互契合，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话语。端午与闻识，那些敏感、自尊，有着丰富内心的人在咱们这个时代似乎不走运，他们总是撞上冰冷的现实四壁，可是我们真心觉得，他们离我们是如此近，近得仿佛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叹息声，那是对曾经有过或者未来也许还会出现理想主义的缅怀与向往。

看上去，作家们都对所谓的知识分子持谨慎的怀疑态度。我们一方面相信，知识是人类之光，有了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人类才能走出蒙昧之地，可是，另一方面，知识却不为其持有者带来顺遂的命运，相反却屡屡将他们推向凶险的路途。陆焉识（严歌苓《陆犯焉识》）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陆焉识天赋异禀，出身大户人家，会多国语言，智商超群，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他的出身、他的书生气、他的自命清高与张扬激越却让他在历次运动中陷入漩涡，不得不在青海草漠上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日日夜夜忍受着非人的生活，无非是有最微弱的希望，向妻子坦白这份爱。终究，命运让所有人愕然。人生的所有感慨回荡在陆焉识戏剧化的生命历程中，知识分子的那抹底色却愈发鲜明。当他在人群中孑然独立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他身后浓重的阴影。

如果说，陆焉识是携带着阴影而来的话，那么，金深水 and 向金喜则仿佛着了隐身衣一般，隐藏在黑暗之中。作为间谍，这份佛成了他们的生存本能。金深水（麦家《刀尖》）的人生在麦家看来就是在

文学评论/新闻

刀尖上行走。小说具备一切畅销小说所应该具备的元素，传奇的故事情节、缠杂不清的感情纠葛、多方利益集团的微妙角力，加之口语化的叙述方式，打造了一个好看的谍战故事。只是，如何突破谍战这一类型，创新一种叙事模式，如何深入到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开拓其精神疆域，如何更深刻地理解一个特殊时代的本质，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向金喜（海飞《向延安》）看似是一个时代的局外人，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热爱厨艺，理想不过是成为一个好的厨子。然而，他终究踏上了“向延安”的道路，安静地潜伏下来，成长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英雄。革命与青春、与日常生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结合起来，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纵深的空间，回荡着几许淡淡的忧伤。也许，对于这些无名英雄们而言，比传奇人生更为诱人的，是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差一点，我们就要忽视那个被人们叫做香火（范小青《香火》）的少年，倒不是因为 he 年龄小，只是因为他的神叨叨、来去莫测。就是这样一个叫做孔大宝的香火，在一个荒谬的年代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可解之处，并倾其所有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个充满灾难的时代。他在那个特殊年代阻止人们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而将深深潜藏于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文化底蕴引入到缓缓续流的河流中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被作者讲得风生水起，甚至有些情节要读到最后才能恍然大悟，应该归功于作者对视角的颠覆性运用。显然，作者运用的是香火这样一个限制性视角展开叙事，在他的世界里，香火多始终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并跟他交流对世事的看法，并屡屡在重要关口出现给予他行动的动力，可是，直到小说结尾，我们才从他的对话中得知，香火多早已故去。一个不存在的人来回自由地穿梭在文本之间，审视和议论一个现存的世界，这样的设计里隐含了作者的深意。这还不算完，再后来，我们就连香火本人的存在与否都产生了怀疑，香火究竟是生者还是死者，他是在生死之间自由来回的，小说似乎并没有为我们解谜。但不管怎样，我们在香火的一生中看到了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和质疑以及一个民族“香火”的延续。

两个喃喃自语的年轻人显然是从我们这个时代走出来的，也征服了许多年轻人。许清池（安妮宝贝《春宴》）延续了安妮宝贝小说主人公的一贯风格、一贯的衣着服饰，频繁转换的空间场所，一如既往地为情欲所驱使，在世间的舞台上演绎出或悲凉或挣扎的人生。在这本书里，安妮宝贝一如既往地讨论人生的种种命题，即一个人与他所置身的时代、与他人、与自我，可以构成怎样一种关系。作

者借以谈论这个话题的，无非是男女之间情感的纠葛，以及小说人物强大得让人无法忽视的内心的声音。脱离了人物与阔大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情感作为生命的本质特征局限，在狭小的精神世界里讨论精神本身，有可能会成为安妮宝贝很难逾越的瓶颈。夏冲（李海鹏《晚来寂静》）也喃喃自语着，他有着强烈的说话冲动，要将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生活琐事作事无巨细的倾诉，当然，这倾诉中无可避免地包含了他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小说说的是这个青年在不长的成长阶段有三次拒绝跟人说话。作者的意思是，外面的世界是强大的、喧嚣的，只有那一份寂静给人以安慰。

世界越来越小，而中国文学的疆域越来越大的一个明证就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文学所要深入的，就是人的情感、思想与命运，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人的本质差别。于是，我们在那些外国人的身上同样能发现作者极力捕捉的闪光所在。明妮·魏特林（哈金《南京安魂曲》），这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在小说里又活了一次。这部小说讲述了她和她的同事们是如何竭力与日军对抗，建立难民救济所，保护了许许多多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然而，人并不因其善行就获得赦免，也不因罪恶而获得惩罚。明妮，这位善良而勇敢的女性，却因为和丹尼森夫人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战争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灵魂，终于将她击垮，让她的精神趋于崩溃。对于南京城所遭遇的浩劫，作者尽可能用冷静、朴素的笔调缓缓道来，却蕴含着更为强大、更为动人的力量，让读者随之走进那一段惨痛的历史中。1937年的南京也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黑洞，吸引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寻。明妮是一位殉难者，张马丁（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也是。这个意大利人跟随莱高维诺主教来到中国，成为一名教堂执事。在村民和教民发生冲突之时，他被鹅卵石击中头部，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因此替他偿命。然而，三天后“复活”的张马丁拒绝了主教秘藏的建议，勇敢地走出教堂，走到他的仇人之间。在这部小说里，李锐探讨的是，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困境与信仰。张马丁的第八天，意味着他走出了原先信仰的基督教世界，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无法承担他的信仰的世界牺牲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真诚将人引领到无法化解的绝境，却由此化解了厚厚的由不同信仰筑起的高墙，这是作家对人的悲悯，更是对人性温暖的信任。美洛（张翎《睡吧，美洛，睡吧》）这个远嫁到加拿大巴维尔镇的中国女子，同样因为她强大的生存意志而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会选择一个主要人

上海电影界送别新中国“战争电影之父”汤晓丹

据新华社电

在舒缓的贝多芬合唱交响曲中，上海电影界1月30日在上海华东医院举行简朴的悼念仪式，送别新中国“战争电影之父”、著名导演汤晓丹。

汤晓丹1910年生于福建省华安县，从影近80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活化石”之一。今年1月21日，102岁高龄的汤晓丹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消息传来，中国电影界为之扼腕。

汤晓丹自抗日战争时期投身电影事业，先后执导了《不夜城》《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廖仲恺》等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其中《南征北战》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战争题材影片，汤晓丹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战争电影之父”、“银幕将军”。他生前还曾荣获文化部优秀电影工作者(导演)称号、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汤老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电影作品，他的品格和艺术精神更为电影界所敬重，“汤老在艺术上一直坚持着一个信念，就是‘潜心创作’，包容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华东医院院长俞伟回忆，在汤晓丹导演住院5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牵挂着中国的电影事业。汤老每天坚持通过病房的电视机观看电影节目。在汤老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电影拍摄现场的各种细节，惦记着演员和道具。

曾与汤晓丹合作拍摄《难忘的战斗》的老电影人于本正回忆，片场内外，汤老始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令每个合作者都铭记于心。曾陪伴汤老的医生护士、电影工作者还忆及，汤老晚年爱大声诵读英语、研究网络新词等，是电影界“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任仲伦说，汤老这种精益求精、不断学习的精神，是中国电影最本质的精神内涵之一。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需要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精神。

（许晓青）

《济南作家论》展示济南作家创作实力

本报讯 《济南作家论》首发暨赠书仪式日前在济南举行。山东省和济南市图书馆、档案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济南市10多所设立“作家书架”的中小学校代表接受了赠送。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济南出现了王安友、塞风、冯德英、刘玉民、张海迪、张继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优秀作品。《济南作家论》收录了有关济南市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文章百余

《谢克强文集》在武汉首发

本报讯 由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诗歌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谢克强文集》首发式近日在武汉举行。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连生，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运全等参加首发式。

《谢克强文集》共8卷，计330万字，分抒情诗卷、抒情长诗卷、爱情诗卷、散文诗卷、诗论卷等。参加活动的作家、评论家认

《北京话 话北京》 传承北京文化

本报讯(记者 颜 慧)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2012年开播一档新栏目——《北京话 话北京》，该栏目的理念是以详解北京话为载体，传承北京文化，品味城市变迁，践行北京精神，推进文化自觉。据栏目制片人黄殿琴介绍，栏目的核心概念是《北京话、北京故事、北京文化、北京精神》。《北京话 话北京》栏目的内容定位在于透过北京文化经典解读北京话的发展传承：以经典的文学、话剧、电影电视剧、曲艺等作品如《茶馆》《四世同堂》《城南旧事》《天下第一楼》等为载体，权威解读其中包含正面文化因子的北京话成分，从语言详解的角度重温经典，一方面普及北京话知识，另一方面强化对文化遗产的再度温习，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北京话点滴细节展示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生活观念，从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记录北京生活史，展现首都的新风尚、新风貌、新精神。针对同一北京话词汇的不同年代解读，结合城市变迁步伐进行对比和分析，从中破译北京和北京人的文化传承基因，辨析北京精神的遗传密码和历史脉络。

在30分钟的时长里，主持人说古道今，轻松幽默，京韵京腔，追求内容层面的高品质感和形式上的地方特色。每期节目就某一主题如老北京话里的见面礼仪、人称称谓、衣食住行、年节习俗等进行纵深探讨，对相关主题内的词汇解释、文化内涵和发展变化逐一进行阐释和解读，呈现出专题化、系列化的节目样态。

《苏武牧羊》北大专场演出 拉开全国巡演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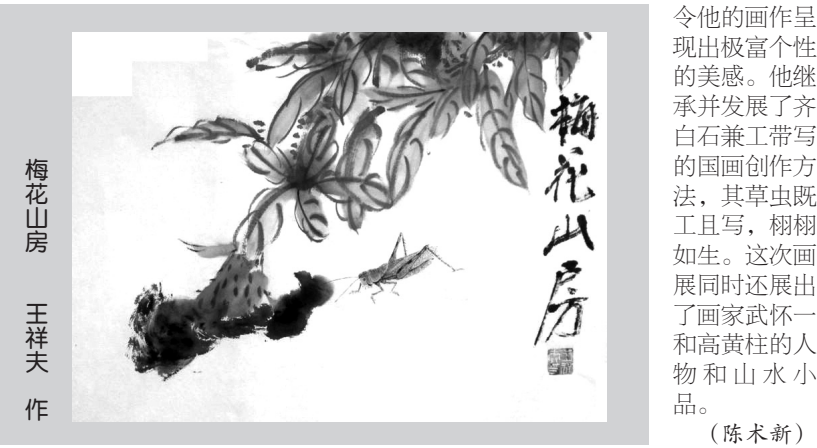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豫剧二团携大型新编豫剧《苏武牧羊》到北京大学为首都高校学子进行专场演出，由此拉开了其全国巡演的序幕。

《苏武牧羊》着力将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代元素、古典美学有机结合，将舞剧、歌剧、话剧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唱腔更加柔和，舞美也具有当代审美意蕴，舞台呈现更加新颖，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浓厚的艺术感染力。据介绍，从今年3月开始，该剧将陆续赴上海、广州、拉萨等10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

王祥夫画展在山西大同展出

本报讯 作家王祥夫的画展日前在山西大同半塘清舍画廊展出。此次展出的是王祥夫的蔬果工笔

草虫。王祥夫自幼学习工笔草虫花卉，有着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工致的草虫与大写意的蔬果



（陈术新）

2012年2月1日 星期三

物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主角，他们更愿意将自己长久居住的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作为表现的中心，探寻一座城的历史，在历史的灰烬中致力于发现城与人的秘密，可能是作家的野心所在。于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风土不同、性格各异的地方。武昌城（方方《武昌城》）以其惨烈而被铭记。这部小说将1927年北伐军围城、北洋军守城的40多个日日夜夜定格成一幅照片，战争的惨痛与人性的复杂则透过这幅照片，形成了深远的历史空间。以今天不复存在的城墙为分界点，小说分为“攻城篇”与“守城篇”。在“攻城篇”里，青年学生梁克斯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在碰到坚硬的城墙那一刻凝结了起来，生与死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面对绝境时的艰难选择让他的思考有了更为开阔的空间。作者并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正义的一方，她将笔触同样伸向守城的一方，军人的职责与正义的使命始终在人的内心交战，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人性的种种幽微与复杂之处由此打开，历史与生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尊重。裸地（葛水平《裸地》）以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而让人追怀，这仍然是一个家族系列的故事。所谓裸地，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欲望驱使下男女关系的隐喻。盖运昌希望能留下血脉将盖家延续下去，奈何一次次努力终是徒劳。“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土地上过着，哭喊着“麦芽大的青绿”就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再一次明证。葛水平的小小说里有蓬勃的诗意，这使得她的讲述有了不一样的味道，黏稠、劲道，又韵味十足。碧色寨（范稳《碧色寨》）以其遥远的现代而让人惊奇。作家返回到1910年的云南，探访了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碧色寨。这是一段淹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在高山峡谷间突然耸立起这样一个钢铁怪物，无疑让居住在此的人们泛起种种复杂的情绪，有的人迅速被新的生活方式所俘虏，所谓现代文明，正是借铁轨汹涌而来，让人们从身体到灵魂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最聪明的毕摩独鲁站到了前现代立场，独自与巨大的铁路作战。文化融合，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将这样一类人称为过客，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丰富的褶皱，更骄傲、更敏感，也更自尊，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与时代、与自己和平共处，他们一边暗暗抵抗着，一边半推半就地过完了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始终能看到，他们的墓志铭上，深深刻着“不属于”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的文学世界？或许，这份“过客感”源于中国人的普遍情感，热衷于写“过客”，大约也跟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位置有关。经过了30年岁月的洗涤，文学已经从新时期的宏大叙事里转过身来，日常生活的表象经过千百次复制，似乎也黯淡了光泽，于是，暗暗地从高歌凯进的时代轨道上旁逸斜出一枝，书写人无处安放灵魂就成了许多作家的选择。过客们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难题，默默走向我们，如何将他们的个人之思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进而沟通民族的灵魂，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挥之不去的思考。

·文学研讨信息·

云南举行宋家宏黄玲作品研讨会

由云南省作协、昭通市文联、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宋家宏、黄玲作品研讨会”近日举行。

此次研讨的作品包括宋家宏的《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谈》《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和黄玲的《李乔评传(修订版)》以及中篇小说集《四季流云》。《审美与重构》《阐释与建构》两书中既有对云南文学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对云南文学中的具体现象提出了一些比较独到的观点。《李乔评传(修订版)》以大量的资料补充和认真修订，对彝族作家李乔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四季流云》则选编了作者多年来创作的部分小说作品，表现了对当下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现实的思考与探索。

郑明、黄尧、张维明、杨红昆、彭荆风、张永权、张昆华、李霖宇等在研讨中对两位作家的成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对研究者的研究、对评论者的评论。会议为云南文艺的评论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团结评论家队伍、深入探讨教学实践有着积极的作用。

（王莹莹）

河南研讨尹新江作品

由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文学院主办的尹新江新作《青溪水吟》研讨会近日在郑州举行。南丁、李佩甫、何弘、墨白等就作品进行了分析研讨。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尹新江创作了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各种作品，并出版《青溪文集》等。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的《青溪水吟》分背包客、御风而行、阅读随想、人在江湖等几部分，收入了作者近年来新创作的旅游散记、阅读随笔50多篇。

与会者认为，尹新江的作品行文质朴、不尚雕琢、发诸内心、灵性内蕴，追求向善向善向美之意。他在旅行中透过历史硝烟和尘埃，洞悉生命的真实意义，在阅读中思索民族的未来、人类的归宿。同时，与会者也指出作者的有些篇章还存在结构散漫、主题与题目游离、史料运用未经细磨化等方面的不足。

（奚同发）

新锐批评家呼吁重建批评新秩序

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峰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谭五昌、陈旭光、何言宏、谢有顺、敬文东、李少君、罗振亚等批评家就新世纪10年来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刊物定位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

由于受到浮躁、虚荣、功利化等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当前文艺批评的声誉受到一定影响。与会批评家呼吁，要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重建批评新秩序，倡导一种新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批评是一种与创作相对称的书写文体，有自身的文体规范，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充分展示批评者的修辞个性与充盈文采。批评是一种对作品的思想内涵、精神价值与艺术特色进行有效阐释的行为与过程。一个好的批评家对作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应具有全方位解读、深度体验性鉴赏与专业化评价的能力。批评是批评者与作者通过作品这个中介所进行的一场思想碰撞与灵魂对话，一个理想的批评家必须是他所遇到的这个作家或艺术家最难得的心灵洞察者。另外，批评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操守，需要批评者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与伦理准则。

（熊国华）